



沉船

泰戈尔著



1351.24
T0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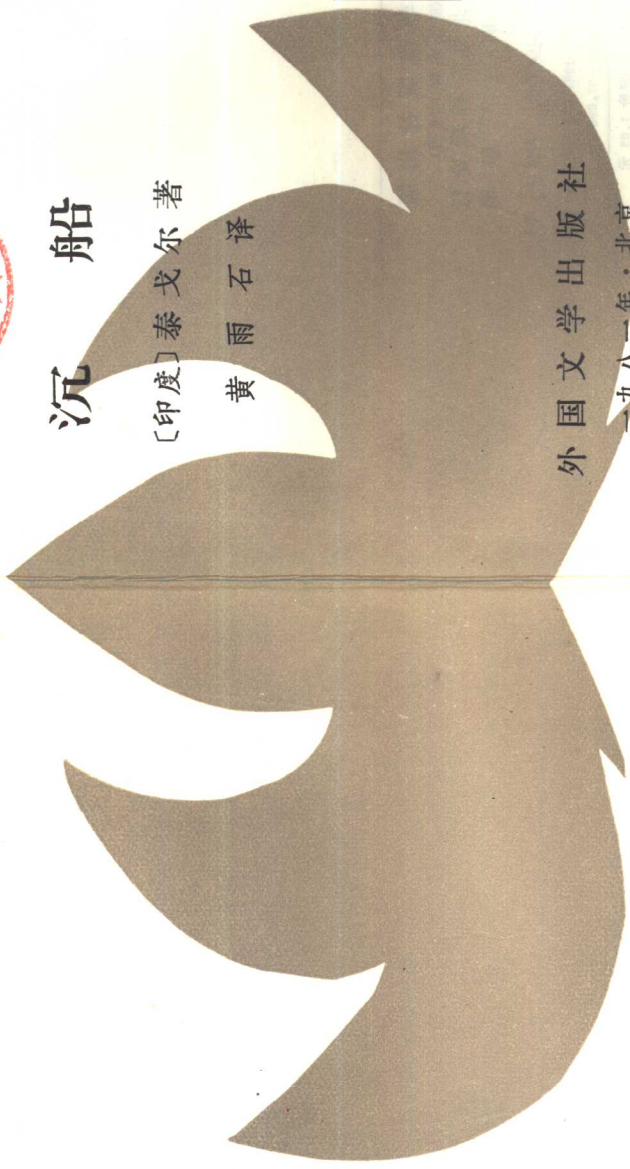
0009505



沉船

[印度] 泰戈尔 著

黄雨石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XWTS 0023769

Rabindranath Tagore
The Wreck

Indian Edition, Macmillan and Co., London, 1953.

封面设计：张 守 义

沉 船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字数 229,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¹/₃₂ 印张 10¹/₄ 插页 3

198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8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97,000

书号 10208·25 定价 1.05 元



作者画像

徐悲鸿作

沉 船

1906

第一章

誰也不怀疑罗梅西是一定能通过法科考試的。职掌各大学的学术女神，一直都从她金色的蓮座上，雪片似的向他撒下繽紛的花瓣，賜給他各种奖章，并使他屡次获得奖学金。

大家以为，考試完毕后罗梅西馬上就該回家了，但他却似乎并不十分急于收拾行装。他父亲曾来信，吩咐他立刻回去。他回信說，等考試的結果一公布，他馬上就动身。

安那达先生的儿子卓健德拉是罗梅西的同学，和他住紧隔壁。安那达先生是梵社社員，他女儿汉娜丽妮最近正准备参加初級文科考試。罗梅西是他們家常来常往的客人。每到吃午茶的时候，他差不多总在座，但很显然，他所感兴趣的还不仅是茶，因为不是吃茶的时候他也常来走动。

汉娜丽妮每在洗完澡后，总喜欢跑到屋頂阳台上去閑步，一边晾干她的头发，一边拿本书边走边看。罗梅西和她一样，也常常独自坐在他的屋頂阳台上的梯棚边看看书。这里的确是一个可以安心讀書的好地方，但这里，誰都可以想到，也頗易于使人心事紛扰。

直到目前，两方面都还没提到婚姻問題。安那达先生所以沒提起这件事是有原因的：他有一位年輕的朋友到英国学法

律去了，老头儿心里一直想着那个年轻人正可以作他的乘龙佳婿。

有一天午后，大家围在午茶桌边热烈谈笑。年轻的阿克谢虽然在考试方面常落人后，但就茶瘾和其他一些无伤大雅的小嗜好而论，他却比某些在学业上更有成就的青年并无逊色；因此他也常常是汉娜丽妮茶会上的客人。今天，他发挥议论说，男人的才智好比一柄巨剑，即使没有坚利的锋刃，仅凭重量也能使它成为一件极有力的武器；但女人的机智却至多不过是一把小巧的折刀——不管你把它磨得多么犀利，也决作不了大用……

听到阿克谢的这种荒唐论调，汉娜丽妮本预备默然忍受；但这时她的哥哥卓健德拉也同样提出了一些菲薄女人才智的议论，这却使得罗梅西不能忍耐了。他一变适间默然沉思的态度，开始滔滔不绝地百般赞扬女性的美德。

在热烈地为女性进行辩护中，罗梅西又喝完了两大杯茶，这时忽有一个仆人送进一封他父亲写来的信。他把信拆开匆匆看了一眼，虽然这时辩论正非常激烈，他却不得不甘认失败，匆忙站起身来预备离去。但因为大家一致向他抗议，他只好解释说，他父亲刚从老家到这里来了。

“你去请罗梅西先生的老太爷进来坐一会儿吧，”汉娜丽妮对卓健德拉说，“咱们也可以请老先生吃杯茶呀。”

“别麻烦啦，”罗梅西连忙拦住说，“还是我马上去见他吧。”

阿克谢这时却不禁心中暗喜。“老先生恐怕决不肯在这儿叨扰什么的，”他说，暗示着安那达先生是梵社社员，而罗梅西的父亲却是正统印度教教徒。

罗梅西的父亲布拉加·莫罕先生一见到他儿子，第一句话

就是，“明天你一定得同我一道儿赶早車回去。”

罗梅西抓抓头皮。“有什么事那么急嗎？”他問。

“也沒什么重要事情，”布拉加·莫罕說。

罗梅西以詢問的眼光看着他父亲，奇怪他为什么要这么匆忙，但布拉加·莫罕却无意滿足他儿子的好奇心。

晚上，父亲出門去拜訪他在加尔各答的一些朋友，罗梅西就坐下来預备給他写一封信；他按照一般对有身份的父亲写信的格式，写下了“父亲大人高貴的蓮座下”，可是，写完这一句后，不管他如何一再对自己說，他同汉娜丽妮已經以一种未經明言的誓約彼此以身相許，如果現在再把这个未經公开的婚約对他父亲隱瞞下去，那将是如何无理的事，他的笔却怎么也不肯听他使喚了。他用不同的格式又写了好几張信稿，但結果仍只是一張一張全被他撕毀了。

晚飯后，布拉加·莫罕很快就安靜地睡去。罗梅西却象午夜的游魂，爬到阳台上去，煩惱地来回走动，两眼瞪着邻家的房子。九点钟的时候，阿克謝才迟迟离去；九点半，他們的大門关上了；十点的时候，安那达先生客厅里的灯已經灭掉；到十点半，全院的人都沉沉入睡了。

第二天一清早，罗梅西无可奈何地离开了加尔各答。布拉加·莫罕先生是非常謹慎的，他决不会让他有誤車的机会。

第 二 章

罗梅西到家以后，才知道父亲已替他选定一位新娘，并且已定下了举行婚礼的日期。布拉加·莫罕年輕的时候曾經有过一

陣潦倒的日子，他后来的发迹实多亏了幼年的朋友，一位名叫伊向的辯护士的帮助。伊向去世很早，身后除一堆債務外，別无所遺。这样一来，他的寡妻和他的孩子——一个女儿——就立刻陷入了貧苦无依的境地。女儿刻已成年，她便是布拉加·莫罕为罗梅西聘定的新妇。关怀罗梅西的一些朋友曾經反对过这一亲事，他們說，据傳聞那姑娘姿色平常。但对这种意見，布拉加·莫罕始終只有一語作答。“我不懂你这是什么意思，”他总回答說。“你可以从外表的美来評論一朵花或一只蝴蝶，可你不能这样来評論一个人。如果这姑娘将来能和她母亲一样作一个賢良的妻子，那罗梅西就應該认为自己是非常幸运了。”

听到別人在閑談中提到他为期不远的婚事，罗梅西感到心情非常沉重，他于是成天跑出去信步游蕩，希望能想出一个逃避的办法，但結果却似乎任何可行的办法都沒有。最后他終於鼓起勇气对他父亲說：“爸爸，我实在不能跟这个姑娘結婚，我已經和另一个人有过誓約了。”

布拉加·莫罕：“有这种事！你們正式举行过訂婚仪式嗎？”

罗梅西：“沒有，那当然还說不上，不过——”

布拉加·莫罕：“你已經同那女孩子家里的人說过嗎？一切都已經談定了嗎？”

罗梅西：“我並沒有正式和她談过这件事，不过——”

布拉加·莫罕：“哦，你并沒談过？那么，以前你既然一直沒开过口，以后你当然更可以保持沉默。”

停了一会儿，罗梅西終於拿出了他最后的一件武器。“如果我現在去和另一个姑娘結婚，那我实在太对不起她了。”

“如果你不肯跟我給你选定的这个姑娘結婚，”布拉加·莫罕回答說，“那你就会是作下了一件更对不起人的事。”

罗梅西再没有什么可说了；他心里想，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等着有什么意外的事发生来阻止这次婚礼。

据算命先生说，错过了这次选定的吉期，以后整整一年里就再也挑不出一个吉祥的日子，因此罗梅西心里盘算着，只要能躲过这个命定终身的日子，这事就可以再缓限一年了。

新娘子住得很远，从他家去只有水路可通。而即使专取近道儿，尽可能穿行连接大河道的一些小河，也需三四天的行程。布拉加·莫罕为意外的耽擱打出了很宽裕的时间，在吉期前整整一个星期，他便挑定一个黄道吉日，带着全班人马出发了。一路一帆风顺，不到三天，他们就到达了喜马加塔，那就是说，离开婚礼的正期还有四天日子。老头儿所以希望尽早到达，还另有一个理由：新娘子的母亲一直生活很苦，他早就希望她离开老家，搬到他们村子里去住；那样他就可以照顾她舒服地度过晚年，也算报答了他那已故的年轻时候的朋友。过去，因为两家还没有正式结亲，他心中虽有此意，在老太太的面前总觉不便启齿；现在，眼看婚礼马上就要举行，他终于把这个意思说了出来，也就立刻得到了她的同意。她家就只有这么个女儿，女婿又已没了亲娘，要她到那边去担当母亲的职务，她当然很乐意。最后，她更毫不犹豫地说了，“谁爱议论就让他去议论吧，我本应该和我的女儿女婿住在一块儿。”

于是，布拉加·莫罕利用婚礼前的几天日子，帮老太太收拾清点，以便把她的一点家私搬到她的新居去。他早打算好要她陪同婚礼队一道儿回去的，所以来的时候已特意从家里带来二三女眷，以便一路有个照顾。

婚礼是按期举行了，但是，罗梅西拒绝正确地念诵神圣的誓辞，行“吉瞻礼”（新郎新妇第一次彼此相见的一种仪式）的时候，

他閉上眼睛，明露出一臉沮喪的神色，任大家說笑戲謔鬧着新房，他却始終沉默不語，通夜，他一直背向新娘睡着，第二天，他更是一大早就跑出了新房。

一切婚礼儀式結束後，婚礼队便起程了。所有的女眷坐一條船，年紀較大的男人坐一條船，新郎和一些年輕的男客坐在另一條船里；最後的一條船上則載着在舉行婚礼時奏乐的乐队，他們不時吹奏一些小調或任意挑選的一些片段的乐曲，供大家消遣。

那一天天气热不可当，高空晴朗无云，只有远处的天边弥漫着濃密的紫霧。河岸边的树木全現出一种离奇的慘淡色調，树上的叶子略无一絲動搖之意。船夫們滿身汗如雨下。在太阳落山以前，船老板便向布拉加·莫罕說：“我們得在这儿把船弯下了，先生；再过去有好大一段路都沒有弯船的地方。”

但布拉加·莫罕却希望越快越好地結束这一行程。

“咱們可不能在这儿停船，”他說，“这天儿上半夜会有月亮的；咱們赶到巴魯哈达去过夜吧。我决不会亏待你們的。”

船夫們只好再划着船前进。河的一边是在热空气中閃着微光的沙灘，另一边則是陡峻的坎坷不平的河岸。月亮透过紫霧升起来了，它閃射着一种暗紅色的微光，那样子頗象醉汉的一只眼睛。天空仍然明淨无云，但忽然間，一陣突如其来有似雷鳴的低沉的轰隆声，打破了天地間的沉寂。船上的人向後一望，只看到一股如柱的旋風，挟帶着一片黑黢黢的尘沙和无数殘枝敗叶、树皮草根，象被一把巨帚掀起似的，向他們压过来了。

立刻是一片疯狂的喊叫声：“不要慌！不要慌！快划呀！快划呀！啊，天哪！救命啊！”

此后的情形便沒有人知道了。

一股大旋風，象人們所习見的一樣，在它狹窄的毀滅的道路上向前滾去，滾過那些船只，把擋在它道上的一切摧毀無遺；頃刻之間，這個不幸的小船隊便已不復存在了。

第 三 章

暮靄消散了，銀色的月光好象一身白得耀眼的寡婦的喪服，復蓋着廣闊的沙灘。河面沒有一條船只，甚至看不見一絲微波；河心河岸，到處是一片寧靜，這寧靜有如死亡帶給受盡苦難的病患者的一種無休止的安寧。

羅梅西醒來時，發現自己正躺在一個沙洲的邊緣上。最初，他竟沒想起剛才發生的一切，但接着，那不幸遭遇的記憶象一個惡夢似的泛上了心頭，他于是一跳身站了起來。他的第一個思想是要弄清楚他父親和他的朋友們現在究竟怎樣了。四面望去，看不到半個人影。他放開腳步沿水邊走了一陣，也仍一無所見。這一片雪白的沙灘，象躺在大人手臂中的孩子，靜躺在大帕德瑪河——恒河的一條支流——的兩個小支流之間。羅梅西走完小島的這一邊，正打算開始搜尋小島的另一邊的時候，却忽然隱約看到遠處有一件紅色的衣服。他加快腳步走近前去，竟看見一個年輕姑娘，穿着新娘子的紅裝，好象已經死去的样子，躺臥在浮沙上。

羅梅西曾學過一套辦法，能使這個顯然是溺死的人復活。他一下又一下堅持不懈地用力把女孩的双臂推向她的頭部，然後又扳回來壓到她身子的兩側，以使他恢復呼吸，這樣過了相當長的時間，她終於緩過氣來，微微睜開了眼睛。

但罗梅西这时却真是疲憊已极，好一会，他連問她几句话的气力都沒有。同时，那女孩子也似乎还没有完全恢复知觉，她刚要睁开眼睛，又气力不支地闔上了。不过，罗梅西仔細观察了一阵之后，知道她現在呼吸已沒有困难。他于是靜坐在蒼茫的月色下，長時間呆呆地望着她。他們俩第一次真正見面竟想不到会在这样一个奇怪的地方，这一片位于水陆之間的荒无人烟的土地，恰象是介于生和死之間。

誰說撒西娜姿色平常呢？皎洁的月光遍洒在空曠的大地上，复頂的蒼穹是那样辽阔无边，但这大自然的一切壮丽的景色，在罗梅西看来，只不过是用来衬托这合着睡眼的嬌小面孔的花飾。

其他的一切已全被遺忘了。“我很高兴，”罗梅西心里暗想，“在婚礼进行时的嘈杂喧鬧声中我一直沒有看她一眼。要不然，我决不可能有机会以我这时的心情来和她相見了。我現在救活了她的性命，这当然比按照婚礼仪式念誦几句別人編就的誓辞更为有效地使她屬我所有了。念誦一段誓辞只不过为了让別人承认我和她的关系，而象現在这样得到她，却等于是从仁慈的上天得到了一件特殊的恩賜！”

慢慢那姑娘完全恢复知觉，坐了起来。她把胡乱裹在身上的衣服理了一理，把面紗拉起来蒙住了头。

“你知不知道船上別的那些人現在怎样了？”罗梅西問。

她搖了搖頭，什么話也沒說。

“好不好你一个人在这儿呆一会儿，我去找找他們？”罗梅西接着說。那姑娘仍沒有回答，但她身体的瑟縮却比語言更清晰地表明了她心里的意思：“不要离开我！”

罗梅西完全理解她这种无言的恳求。他站起来向四面望

去，在閃着微光的荒涼的沙灘上，哪里也看不到一個人影。他叫着每一個朋友的名字，盡力提高嗓子喊叫，但始終也得不到任何回答。

叫喊無效，羅梅西只得又坐了下來。這時，那女孩子雙手捧着臉，竭力想忍住哭泣，但她卻無法抑止住胸脯的抽搐起伏。他本能地感到現在空洞的安慰之辭是沒有用的了，於是便緊偎着她，溫存地撫摸着她低垂的頭顱。她再也不能嚥住自己的眼淚了，心深处的悲哀立刻化作有聲無言的低訴傾瀉出來。羅梅西的眼中也流出了同情的熱淚。

他們哭個痛快的时候，月亮已經落了下去。在黑暗中望去，那一片荒涼的土地有如險惡的夢境，沒入陰暗中的白色沙灘更顯得鬼影幢幢。河面的水波，映着微弱的星光閃閃發亮，看來直象一條巨蛇身上的黝黑光滑的鱗甲。

羅梅西緊握着小姑娘吓得發冷的嬌小的雙手，把她向自己的身邊拉過來。她絲毫沒有抗拒，她這時只盼望有人和她相守在一起，恐懼已使她失去其他一切本能了。在無邊的黑暗中，羅梅西的跳動着一顆溫暖的心的胸懷，便正是她所渴望的容身之所。現在已不是害羞的時候，她立即舒適地安然依偎在他的懷抱中了。

晨星消失了，在灰暗的河流上空，東方的天邊始而露出一縷白光，不久更變成一片紅色。羅梅西倒在沙土上睡着了，他身旁的年輕的新娘子，也把頭依在他的手臂上沉沉睡去。直到晨曦輕撫睡眠的時候，他們倆才從夢中驚醒過來。剛睜開眼，他們都止不住愕然四顧，但很快他們就記起了自己身在難中，記起了這裡離開自己的家還非常遙遠。

第四章

沒有多久，点点漁船的白色輕帆在河面上出現了。罗梅西叫来一只漁船，在漁夫們的帮助下終于雇到一只可以送他們回家去的划子。在离去之前，他把情况告訴了警察局，請他們代為寻找他的不幸的同伴們的下落。

当这只小船到达村边碼頭的时候，罗梅西知道警察局已找到他父亲、岳母和另外几个本家的尸体；有几个船夫可能幸免于难，但其他的人却完全不知下落了。

罗梅西的祖母原是留在家里的。她大声号哭着来迎接她的孙儿和新妇，此外，所有那些同去参加婚礼的人的家里这时也全是一片哭声。沒有人吹一声喇叭，也听不見一声慣常用来迎接新娘子的欢呼。沒有人設宴邀請她；事实上，人們是連看也不願看她一眼。

罗梅西早决定丧事了結后便同他的妻子离开家乡，但走之前，他却不能不把父亲的家事料理出一个头緒来。他本家的一些因这次災难变成孤寡的太太們，都請求他让她們去进一次香，这件事也須他作一番安排。

他在料理这些悲惨事件的时候，偶有閑暇，也并非完全无心談情說爱。新娘子并不象傳聞所說，只是一个幼小的孩子——实在說，村子里的妇女們还直嘲笑她，說她已超过了习俗中的結婚年齡——但一接触到爱情問題，这位年輕的学士却苦于书本知識竟不能对他有任何帮助。冷靜的理智坚决认为，他現在既不可能，也根本不應該留意于此，然而奇怪的是，尽管他的学識在

这方面对他毫无帮助，他仍感到那小姑娘对他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他那学問淵博的头脑竟也无法抗拒。

在他的想象中，她已变成了他未来的賢內助。終日在他迷惘的眼睛前面展現的，是关于她的各种幻景——她作为他的年輕的新妇，作为他所十分敬爱的妻子，以及作为他的孩子們的慈母时的情景。画家把他所想象的最完美的景色，詩人把他所想象的最完美的格調供奉在自己的心中，并对它們献出无限的热忱，現在罗梅西則把这个小姑娘在他的想象世界中供奉起来，认为她代表着他的真正的欢乐，她是給他家带来幸福和繁荣的神灵。

第 五 章

罗梅西为料理父亲的事务和給老太太們作好进香的准备，差不多花費了三个月的时间。邻居中已有些人漸漸和年輕的新娘子比較接近了。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原来松弛地把她和罗梅西連接在一起的情感的鎖鏈，現在已慢慢扣紧了。

这一对青年夫妇常喜欢在屋頂阳台上鋪上些草垫子，在空曠的天幕下共同度过黄昏的时刻。罗梅西現在已不再是那么拘謹了；他常会悄悄从那女孩子的背后走过去，双手蒙住她的眼睛，把她的头拉到自己的怀中来。有时，她還沒吃晚飯就躺下睡着了，为招她笑罵几句，他会故意大叫一声把她惊醒。有一天晚上，他頑皮地抓着她的卷曲的头发晃搖着說：

“撒西娜，我可真不喜欢你今天梳的这个式样。”

那女孩子却立刻坐直了身子問道，“我問你，你們为什么老叫我撒西娜？”罗梅西惊奇地望着她，完全不明白她这話是什么